



严昌荣烈士的“三地之缘”

□袁小龙

到清明节了,人们又纷纷回来,踏青扫墓,祭拜先人。这也不由让我想起了一位革命烈士。

之前,我在合陈工作过十多年,每年清明节,都雷打不动参加祭扫活动,深切怀念革命先烈。

后来,虽然调离这里,但那每次祭扫活动的浩大场面,还历历在目,常常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这里所说的,正是令人景仰的严昌荣革命烈士。

提起严昌荣烈士,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昌荣烈士命名的昌荣镇和位于镇南部车路河畔的严昌荣烈士纪念碑。

或许一些人并不知晓,在离昌荣镇向东北三十多里的合陈镇(当时合塔圩奚塔庄),恰恰还有一个特殊的烈士陵园,同样静静肃立着严昌荣烈士纪念碑,上面赫然写着“严昌荣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

为什么会有两个?区别在哪?又为什么是奚塔庄呢?

严昌荣(1913-1943),是湖北省松滋县沙道观人。早在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排长、连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调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军事教员,后调皖南任三支队五团营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严昌荣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团长,率领全团首战泰州,歼灭伪军一个团。

1942年6月初,当日军侵占苏中四分区三阳镇之后,趁敌人强拉民夫赶修三阳、九隆公路之际,严昌荣巧妙地指挥部队在三阳镇以东斜桥地区伏击敌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日伪军两百多人,生俘三十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9月22日夜,日伪军二百余人,侵犯新四军苏中四分区二鸾中心区。第七团奉命集中主力在二鸾东南二公里

的谢家渡附近地区歼灭敌人。战斗打响后,严昌荣指挥机枪连和小炮班集中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将保田中佐大队全部歼灭。

1943年9月,第七团又奉命攻打日军兴化县唐子镇据点。为了压制敌人火力,掩护部队进攻,严昌荣亲自用掷弹筒向龟缩在据点里的敌人发起攻击。因掷弹筒意外爆炸,不幸牺牲,年仅29岁。

严昌荣团长牺牲后,地方组织想方设法,派人将其遗躯包裹好,运送到后方的合塔圩奚塔庄一带,后方人员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将其掩埋。

因为当时的这里是新四军的后方,兴化县政府临时办公地点就隐藏在奚塔庄,一些部门机关都散住在附近的农户家中。

有一次,我到奚塔村调研,村支书就曾饶有兴趣地指认给我看,这间是组织部,那间是宣传部,还有这一间是妇女工作部,眼前那一个个并不起眼的房子,竟然还藏着这么多红色历史故事,顿时让我肃然起敬。

也让人恍然大悟,当时为什么夜行30多里,将严昌荣烈士的遗躯送来这里,也就不难找到历史的答案了。

当年,兴化县抗日政府为了纪念严昌荣,决定将唐子镇改名为昌荣镇,并修建纪念碑。1944年又在兴化合塔圩奚塔庄为严昌荣修建了墓碑,后来为烈士陵园。

由此可见,昌荣和合陈两地均与严昌荣烈士有着不解之缘,唐子是严昌荣烈士的牺牲之处,奚塔则是严昌荣烈士的安身之地。

由于严昌荣戎马一生,浴血奋战,战功显赫,惊动了新四军的高层领导,粟裕专门为他题了词:“挥戈杀敌,迭奏肤公,苏皖健儿称翘楚;溅血成仁,无负我党,江淮勇士学楷模。”这段题词被镌刻在纪念碑的正前方,熠熠生

辉,更具有非凡而厚重的意义。

严昌荣烈士陵园,现坐落在合陈镇幸福村,位于风景秀丽的塔子河畔。多少年来,上级主管部门和合陈镇历经多次修缮,陵园内外环境优美,苍松翠柏,陵园中央矗立着高大的纪念碑,显得格外醒目而庄严。

严昌荣烈士,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教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烈士陵园成了当地最宝贵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昌荣镇联络了许多当年与严昌荣团长一起出生入死、英勇奋战的老战友、老将军、老领导,鼎力打造严昌荣红色景区,规划用地263亩,设立武器装备陈列场和主题展览馆,前来祭扫参观学习的游客人数日益增多,被授予江苏省“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基地和泰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成为一张靓丽的红色名片。

严昌荣烈士家乡的当地政府,本着追寻革命烈士一个不漏的精神,在“寻找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方面,下了大功夫、真功夫、硬功夫。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少年的苦苦寻找,终于有了下落,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兴化,并及时接上头,随即派一名政协副主席带队,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专门到合陈镇寻访祭拜,在茫茫楚水大地上终于找到了家乡豪杰的英灵之处,一行人很是感慨和慰藉。

松滋市这种永不言弃,锲而不舍,对革命先烈高度负责的态度,也深深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

昌荣、合陈、沙道观,这三个地方终究成了严昌荣烈士的三个定格和坐标点,而永远载入史册,烈士的“三地之缘”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传为佳话。

泱泱大国,红色江山,确实来之不易,越是在这红红火火的和平年代,越要追思和缅怀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清明

○韩廷玉

(一)

春涛拍岸。花也是一叠花瓣涌动后,由馨香领路的潮淹没了人间

淹没了风。吐绿之柳坐在湖上一语不发那些曾经的涟漪,只在记忆里打着浑圆的圈圈儿此时,剪燕吐出口的呢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痛,兼呻吟

淹没了阳光。恨不能长出蝴蝶翼的小草挤满小径,这肠子般的长十八弯的弯哦它们低眉,它们用垂泪代露

豁出去了。土丘旁老柳树上放弃歌声的乌鸦,决计去寻觅欲来的杏花雨

(二)

站在旧窗台前小心侍弄从前的花草东风吹了吹,风铃声紧了紧

房前屋后的小巷依旧那么窄那么深被磨破皮的老砖块静静躺着,一声不吭

风雨一路。老墙壁长出了斑驳仿佛一张德粒饱满的脸而秋千上的岁月仍然不急不躁就在那里摇晃着

从墙缝里挤长出的油菜花,开了一只蝴蝶的气息,来来回回在一个人的窗前快递着,三月潮汐

(三)

是不是选择了最好的袈裟给自己穿上,然后就能快活地去躺在隔音房里

从此,再也摸不着风听不见雨。世界如此安静

不敢想象,曾经快人快语的你心里竟然也长出了洁癖——嫌鸟儿吵闹,怪腊梅太冷又怕上涨的江河水淹没春梦

是不是,还担忧仆仆风尘很快污染了窗口让你瞧不见花开花落可你如何知晓啊——

一个站在雨中的人分明听见了,小小的隔音房里传出雨打梨花的声音

(四)

穿过枪林弹雨,用沸腾的血给自己垒一座坟墓

那么多弯弯曲曲,走过才知盘山路,原来是登天之梯

那么多河流,淌过终明了山水之间需一群提笔画鸟的人给旷世作一幅鲜活的高山流水

如今,远离了炮声的人间遍地的灼灼香一定是你们——梦寐以求的桃花源



清明忆恩师

□刘永福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母校大垛中学读高中,舒洪亮老师是我的政治老师。他个头不高,脸形酷似鲁迅。教学语言质朴,通俗易懂,板书别具一格,他写最后一竖总是拉得较长,类似毛笔书法中的悬针。舒老师讲课,声音洪亮,名副其实,而我一直误以为,他的名字是“宏亮”。

舒老师大学中文系毕业,教过语文,也教过政治,用他的话说,是“丢了翻耙拿扫帚”。乡村学校,师资匮乏,“兼课”很正常,兼着兼着就变成了主课。当时的大垛中学在师资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有些科目高考平均成绩,甚至超过省重点中学。没有舒老师这样一批优秀教师,我们的高考成绩肯定要大打折扣。

舒老师中学和大学时期学习成绩优异,多才多艺,还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干部。扬州院中文系毕业后,他响应国家号召,支援革命老区教育事业,在阜宁县吴滩初中等地教书7年。1970年秋天返回兴化后,先后在乡镇戴窑中学、大垛中学任教近20年。在大垛中学,他从一个普通教师,做到教导主任、副校长。

让我直接对舒老师心生感恩的,是一双旧胶鞋。那时的大垛中学条件

非常简陋,在我们教室和宿舍之间,隔着一个操场,操场东边铺着零零碎碎几块砖头,算是一条通道,通道上铺路的砖头很不称职,有些陷到泥里去了,有些还冒着泥浆,下雨天,我们只能像青蛙一样,跳跃着走过。我家庭条件较差,一年到头,只有一双布鞋,夏天也就罢了,冬天下雨,鞋子都湿透了,晚自习只能两条腿麻花似的挤在一起,自己给自己取暖。有一个初冬的雨天,我刚到教室门口,准备剔除两只鞋上粘满的泥巴。舒老师正好路过,他就问我,为什么不穿胶鞋?我说我没有胶鞋。他又说,你去拿双干燥的鞋子过来,把湿鞋换掉。我说,我就一双鞋。舒老师愣了愣,就走开了。第二天,他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走到没人的地方,送给我一双用报纸裹着的旧胶鞋。我的内心十分感激,谢谢到了嘴边却没说出来。

高考成绩的事情让我对舒老师更是肃然起敬。应该是7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同学到大垛中学查看自己的高考成绩。有人说,舒老师到县城文教局去取学校的高考成绩了,下午坐船回来。我们就到码头等着。舒老师下船后带着我们到他家里一起看。我当

时有些亢奋,路上忍不住问了一句:“舒老师,我考得怎样?”舒老师低沉地回了一句:“你考得不好。”就这一句,吓得我两腿发软。想到高考不上,对不起父母,不能给学校增加一个本科名额,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学校。到了舒老师家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成绩,我们班考了4个本科,我超本科线2分,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一下子明白,舒老师说考得不好,他是认为我应该考得更好。我才知道,舒老师是那么看重我,对我的希望值那么高,这完全超出我的意料。

1989年9月后,舒老师调到他的母校江苏省兴化中学工作,并担任学校政教处副主任等职,继续为教育后勤发挥余热。我后来被聘到该校任教,我们成了同事。他看上去还是那样从容自信,接触多了,就能感受到他的轻松诙谐、宽厚仁慈。工作单位大了,工作量明显增加,他对工作又特别负责,凡事亲力亲为,这导致他两腿膝盖骨受损严重,退休后经常疼痛,两个膝盖骨先后都动了手术。走路蹒跚,长期得不到锻炼,身体机能衰退很严重。

恩师于2022年12月5日驾鹤西去,享年84岁。师恩难忘。是为记。